



## 大会

第七十六届会议

## 第三十三

次全体会议  
2021年11月15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正式纪录

主席：沙希德先生 ..... (马尔代夫)

上午10时开会

## 议程项目123

##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各代表团参加今天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辩论会。

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多重威胁正在给当今的国际体系带来压力，其中包括气候变化、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恐怖主义、网络犯罪、核扩散和意识形态对抗。在承认这些全球新现实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改革安全理事会——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这些呼吁是否有道理？安全理事会成立76年了，现在是否需要改革？简单地说：是的，需要改革。改革不仅将使安理会更能胜任应对当今新的复杂挑战的使命，还将通过提高其效力来振兴整个联合国。振兴联合国是我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也是我担任主席期间的第五缕希望之光。安全理事会改革符合我的信念，即加强联合国对于建设一个更强韧的世界必不可少。

一个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的安全理事会已成为当代的当务之急。自从两个月前就职以来，我与区

域集团和会员国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就推进改革进程交换了意见。我感到鼓舞的是，联合国会员国对政府间谈判进程的承诺依然坚定。各位成员可以放心，我致力于以公正、客观和透明的方式支持它们的努力。安全理事会改革会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我来自马尔代夫，马尔代夫是最初提出我们今天讨论的项目——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10个会员国之一，该项目于1979年列入大会议程。在国内，我们始终相信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为大会主席和马尔代夫夫人，我都希望能够在本届会议上取得进展。

我谨感谢第七十五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波兰共和国前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女士阁下和卡塔尔国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阁下对这一进程的重要贡献。今天早些时候，我决定任命卡塔尔国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阁下和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大使阁下为本届会议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我感谢阿勒萨尼大使和赫尔曼大使欣然接受挑战，推进这一进程。我相信，会员国将在本届会议上再次积极参与，帮助推进政府间谈判。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我支持《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所概述的会员国提议，即“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第75/1号决议，第14段）。这一进程的成功最终有赖于会员国本着诚意和合作精神进行建设性谈判。我希望，通过增强政治意愿和积极参与，我们将能够在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石兼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辩论会。我荣幸地代表四国集团——巴西、德国、印度和我国日本——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就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阁下和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先生阁下被任命为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向你表示祝贺。主席先生，四国集团期待你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争取在本届会议期间取得切实成果。主席先生，请放心，四国集团将在整个会议期间全力支持你和共同主席。

首先，我想非常简短地谈谈四国集团对安全理事会改革实质内容的立场。联合国成立以来的75年间，我们看到，除安理会现任常任理事国外，各大洲出现了若干有能力和意愿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持续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会员国。让这些国家成为安全理事会的新常任理事国，从而能够不断为安理会做贡献，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当然，根据大会议事规则，这些新常任理事国必须由大会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以三分之二多数选出。这是四国集团立场的基础。

1993年，在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首次获得势头时，一些国家认为，应该在时机成熟时推进这项改革，或者说我们应该谨慎行事，不能仓促。奇怪的是，3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仍然在政府间谈判中重复同样的论点，即不应人为设定最后期限，这完全无视所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达成的支持安理会早日改革的协议，以及他们在2020年做出的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讨

论注入新活力的承诺。四国集团希望这些言论不是为了强行造成人为拖延或无限期推迟。我们不能让这些已有几十年历史的说法破坏所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共识。

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要以行动为导向。我们如何才能为我们的讨论注入新活力，早日实现安理会的改革？我们在座所有人都很清楚要怎么做。我们最终需要就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的特征通过一项大会决议。真正的问题是，目前的政府间谈判进程是否使我们能够朝着这一结果前进。

2015年，政府间谈判产生了框架文件及其附件，这堪称一部百科全书，汇集了会员国和各国家集团的详细立场，其中包括那些以附件形式提交立场但不希望将其纳入框架文件正文的国家。这部百科全书是一个有用的参考，但本身不能带来改革。政府间谈判还在上届会议期间产生了共同主席的要点文件，作为指导我们讨论的临时工作文件。我们认为，政府间谈判进程应该在共同主席要点文件最新版本的基础上推进审议。然后，它应补充和澄清其中所载不同立场系何方提出。这种做法将引导我们走上注定的道路，具体来说，就是基于案文的谈判。

少数会员国继续主张，在开始基于案文的谈判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就基本的实质原则达成一致。但是，主席先生，我要问你和大会的同事们：经过30年来反复表明同样的立场，在本大会堂进一步表明立场能否弥合差距？我们不要在联合国重演电影《土拨鼠日》。弥合分歧的第一步是在一份单一案文中阐明各方立场。各国的确切立场已经包含在框架文件及其附件中。将这些立场写入一份更可行的单一综合案文是唯一的前进方向。这就是我们在联合国谈判的方式。

我们要强调，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有权向会员国提交一份案文，而这就是主席先生你可以授权的。一些人主张，共同主席没有这种权力。主席先生，我们认为，这一主张是错误的，对你的权力以

及共同主席勤奋的实务工作而言都是不公正的。这种主张也违背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愿望。

我要提醒大会，根据文件A/72/510/Rev.1所载的2017年10月2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多达164个会员国呼吁制定一份案文作为谈判的基础。共同主席已经在框架文件及其附件中了解了我们的所有立场。他们可以通过提交一份案文，促进会员国驱动的谈判。

在今年的高级别一般性辩论中，四国集团部长们确认了他们对非洲共同立场的明确支持。四国集团支持整个非洲共同立场，并特别赞同必须扩大安全理事会的两类成员，使它能够更好地应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日益复杂、不断变化的挑战。四国集团期待要点文件得到进一步发展，以便全面、准确地提及《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载的非洲共同立场。

最后，主席先生，四国集团想请你和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在本届会议上澄清谈判的预期结果。四国集团希望在本届会议结束前看到共同主席提交一份单一的综合文件，载有所有会员国的既定立场，并在每次会议结束时更新，可以作为向大会提交决议草案的基础。

进入下一阶段的时机已经成熟。主席先生，对于因为多年停滞而感到沮丧并渴望看到政府间谈判取得突破的大多数会员国来说，你是“带来希望的主席”。主席先生，我们期望你和共同主席实现我们的希望，带来切实进展。

**马萨里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团结谋共识集团感谢你召集本次重要辩论会。主席先生，我们赞赏你在推进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方面的承诺和指导。团结谋共识集团已准备好支持你的行动，并在本届政府间谈判中积极、建设性地开展工作，以取得重大进展。主席先生，我也要感谢你早日任命两位经验丰富的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阿勒萨尼大使和赫尔曼大使。我们赞赏你像往年一样任命两名常驻代表担任这一职务，希

望这将为谈判进程带来必要的平衡。鉴于该问题事关重大战略利益而且比较微妙，我们相信，他们将确保政府间谈判进程得到中立管理。我们需要他们成为裁判，而不是球员。我们将非常仔细地审查共同主席即将采取的行动。这场比赛必须由会员国来参加。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清楚地揭示了加强国际合作对于应对新旧挑战的必要性。我们需要一种更包容、更灵活、更注重解决方案的强化多边主义。在此背景下，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我们目前所处的艰难时期应该促使我们所有人为安理会开展可信、有效的改革提供尽可能广泛的支持。这是增加公众信任、同时加强多边主义的唯一途径。安理会必须变得更加高效，更有能力迅速应对冲突不断变化的性质以及新出现的威胁和挑战。它应该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和透明度。事关国际和平的关键决定不能在让所有国家至少坐上谈判桌的情况下，由少数国家作出或被少数国家阻止。

团结谋共识集团长期倡导安全理事会开展健全的改革。如今，我们在评估给安全理事会业绩造成影响的反复出现的僵局时，更加相信面向所有国家的改革是唯一的前进道路。这意味着达成一项符合联合国所有193个会员国集体利益的解决方案——它要真正将安全理事会转变为比1945年建立的这个机构更具代表性、更透明、更高效、更负责任、最重要的是更民主的安理会。

团结谋共识集团一直积极主动地参与政府间谈判进程，与所有谈判方进行公开、包容的对话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我们强烈认为有必要在谈判中取得进展，但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思考一下，我们是否接近达成一项能赢得共识或至少得到这一项目明定的多数票的解决办法。本集团的看法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远未走到这一步。6月通过的延期决定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一项仓促且有争议的倡议可能使今后很难为实现真正改革而进行讨论。然而，那场非常激烈的讨论清楚地表明，专横的做



法只会加剧会员国内部的分歧。不过,这一经验也表明,大多数会员国意识到有必要促进对话,以达成一项能凝聚尽可能广泛共识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若要推动符合所有会员国利益、得到尽可能广泛政治认可的公正、公平折中解决办法,以政府间谈判为中心的改革进程是最可持续且唯一可行的机制。我们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会议的目标应该是进一步缩小各谈判集团立场之间的差距。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真诚地对待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并在妥协精神的启示下,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团结谋共识”集团随时准备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认为,政府间谈判内的讨论应聚焦尚待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没有其他场所或程序可以帮助克服这些挑战。

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某些代表团呼吁改变政府间谈判的程序,但他们不应忘记,非正式谈判进程是正式进程失败的结果,具体来说,正式进程就是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经常被援引的大会议事规则适用于该工作组。恢复某种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是否会为这一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坦率地说,我对此表示强烈怀疑。

话虽如此,我们确实也认为,需要振兴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拿出足够时间讨论导致我们立场无法趋同的两个主要问题。我们一直未能就成员类别和所谓的否决权达成共识,这当然不是什么秘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个别会员国能不再坚持制造新的特权奇观——即设立新的常任席位,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扩大当选成员的数目,从而改善安理会内的现有状况。

还应特别关注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如果我们想要安理会改革后能够真正胜任其使命,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当选成员应在起草和磋商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应在常任成员和当选成员之间公平分担负担,平等分配附属机构的执笔人和主席

职位。我们还建议至少专门举行一次政府间谈判会议,介绍各方提出的改革建议,包括就如何照顾所有集团和国家的利益以确保公平的区域代表性进行非正式交流。这将非常有助于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的立场和每项提议的逻辑,以便澄清疑虑,拉近不同观点之间的距离。大会可以指望“团结谋共识”集团随时准备积极参加这一会议。

确保政府间谈判成功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步骤要求共同主席制定明确的工作议程,以便一旦政府间谈判开始,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实质性而不是程序性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应事先商定政府间谈判日程,在夏季之前结束预定次数的会议,并在每次会议上讨论具体议题。

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将有助于促进多边主义的持久价值观。如我们过去多次指出的那样,一个能实现这一愿望的改革后的安理会应该更透明、更具代表性、更可问责、更民主、更有效。然而,如果我们要增强安理会的合法性和透明度,如果我们对会员国必要的平等感到关切,那么每个新成员都应由大会选举产生,因此对全体会员国负责。正因如此,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支持在改革后的安理会中增加新常任理事国的要求。

我们听到某些代表团主张设立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让新的大国跻身安全理事会。我们认为,为了使安理会真正反映世界已经且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实,应抛弃“大国”和“超级大国”等昔日修饰语背后的逻辑,因为它不符合会员国之间的民主平等逻辑,而这是联合国使命的核心所在。它甚至不符合建立一个更高效的安全理事会的逻辑——其后果似乎恰恰相反。

今天的现实并非一成不变,显然必定会发生变化。因此,若要建立一个不断反映时代现实的安理会,确保其成员的轮换是唯一途径。正因如此,我们主张增加当选成员的数目,这将使各区域的声音,包括小国、岛屿国家和较脆弱国家的声音,有更多机会得到听取。

我们重申,展现灵活性和寻求得到尽可能广泛政治认可的解决办法是推进改革进程所需的主要因素。“团结谋共识”集团致力于支持这方面的努力。

**金女士**(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谨感谢波兰前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里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在担任第七十五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期间发挥领导作用。我们还欢迎及时任命新的共同主席,在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领导这一重要进程。我们衷心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阿里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阁下再次获任共同主席,欢迎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阁下获任新的共同主席。L.69集团保证给予他充分支持。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在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在他们的干练领导下取得进展并采取果断行动。

在今年的高级别一般性辩论期间,许多领导人强调了安全理事会改革政府间谈判的极端重要性。主席先生,我们现在有责任在你的指引下,确保在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取得真正的进展,这样才能不辜负我们各国领导人的期望。因此,我们呼吁早日开始政府间谈判,以便充分利用大会的日程安排,更有效地利用分配给我们的时间。

随着地缘政治的不断演变,当前格局的安全理事会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越来越分裂。历史造就安理会,但这不再足以成为抵制变革的借口,因为人们越来越认为它未能履行其责任和基本使命。安理会反应迟钝,跟不上时代,就会造成实际损失,因为它越来越无法找到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紧迫问题的办法。因此,L.69集团致力于确保政府间谈判进程为加强安理会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作出贡献。

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会议必须在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基础上再接再厉,继续保持势头,为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更新共同主席关于在安全理事会席

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上的共识与分歧的要点文件,是旨在取得能够更实质性地反映所进行的讨论的成果方面一个可喜的前进步骤。

L.69集团一贯主张应有一个综合文本,作为最终在不预断这种成果的情况下就现有立场进行实质性接触的基础。我们认为,我们已有一个良好的基础,下届会议的工作应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鼓励在每次政府间谈判会议后定期更新该文件。利用该单一文本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并在每次讨论之后对该文本进行微调,将有助于澄清立场,确保进行重点更突出的互动,减少分歧。

我们再次呼吁对政府间谈判的工作方法进行必要的改进,特别是纳入编制文件和进行记录的要求。把编制文件和进行记录的要求纳入政府间谈判,将是提高这一进程效率和透明度的关键步骤,并将有助于确保小国代表团不会因能力限制而无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我们继续强调必须认定立场归属,以便会员国能够从只是反复表明立场,转向进行真正的互谅互让的谈判。我们真诚希望,这一呼吁将在本届会议上最终得到响应。

最后,我们谨回顾,秘书长题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A/75/982)强调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即人们对这个系统的信任遭到了损害。然而,我们也知道,多数人仍然坚信,只有多边主义能够挽救崩溃局面并恢复这一信任。在制定推动联合国适应新时代的计划时,我们必须铭记,安全理事会改革必将是决定联合国未来效力的重要内容。现在是我们一起在这个征程上迈出下一步的时候了。

**图雷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非洲联盟成员国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要赞扬你就议程项目123,“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召开今天的辩论会。主席先生,我们注意到你的开场白,并愿重申

我们致力于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尽管在达成共识方面存在挑战。

主席先生，我还要借此机会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再次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主席。我们期待与你和所有会员国合作，以便就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共识。

我们还要表示真诚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阁下和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先生阁下分别被再次任命和任命为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我们谨向他们保证，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以便在这一改革进程迄今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再接再厉。

我们还要感谢前任共同主席卡塔尔国常驻代表阿勒萨尼女士阁下和波兰共和国前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女士阁下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指导政府间谈判进程。

非洲仍然坚信，必须全面改革联合国系统，这将大大有助于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目标和理想，争取实现一个基于普遍主义、平等和区域平衡的更公平世界。为此，我们仍然真诚信守第62/557号决定和大会其他相关决定，力求从所有五组问题出发，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因此，我们将继续反对采取任何中间、过渡或中级办法对待安理会全面改革。

担任非洲联盟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十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协调员的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马达·比奥先生阁下在最近结束的9月份高级别一般性辩论上重申了非洲的关切（见A/76/PV.6）。他强调，非洲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类别中缺乏代表，在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中代表不足；迫切需要纠正非洲遭受的这一历史不公。

当今地缘政治现实要求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非洲仍然是唯一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类别中没有代表的区域，它在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中的代表也不足。非洲要求获得两个拥有现有常任理事国全部权利和特权——如果否决权被保留，则包括否决

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增加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关系到共同正义。在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影响非洲区域的问题的决策中给予非洲平等的发言权，这也关系到共同正义。因此，现在我们应该表明继续致力于改革安全理事会，解决其目前结构中持续存在的长期不公正和不平衡问题，不要一拖再拖。

在大会，各方广泛了解《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述的非洲共同立场。然而，为了清晰和准确，让我重申，非洲要求

“获得不少于两个拥有常任理事国全部权利和特权、包括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虽然非洲原则上反对否决权，但它认为，只要否决权存在，为实现共同正义，就应把否决权赋予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

我们呼吁立即满足非洲要求，让非洲在安全理事会享有公平代表权，这一呼吁显然继续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在其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上的共同点和分歧的要点文件中恰当地指出：

“会员国广泛承认并广泛支持非洲在全球舞台上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正当愿望，包括通过如非洲联盟通过的《埃祖尔韦尼共识》所体现的那样，增加其在安全理事会的席位”

同时也准确反映了把纠正对非洲的历史不公作为优先事项的看法。

这一进展进一步加强了非洲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共同立场的公信力和可行性。其基础是我们的立场继续获得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支持，也意味着非洲共同立场的诉求，即纠正非洲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类别没有代表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不足这一历史不公，仍然无可置疑。其目的是开展改革，承认非洲并在多边主义特别是在联合国中给予非洲应有地位。



尽管迄今取得了进展,但会员国和各个利益集团对可能的改革模式的不同立场以及对程序事项的不同看法,继续对政府间谈判所有五个小组建立共识的总体进展构成挑战。共同主席的要点文件值得欢迎,有助于确定会员国可以团结起来建立共识的共同领域。然而,我们希望再次表达非洲集团对共同主席在其要点文件中没有充分提及《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的失望,因为这两项文件构成了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非洲共同立场和各项决定的基本支柱,因而代表了非洲人民的声音,必须全面捍卫这些声音。因此,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将在本届会议期间得到纠正。

此外,大会于6月22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第75/569号决定,内容包括呼吁立即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非正式全体会议上继续进行政府间谈判,这是接受政府间谈判作为继续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适当论坛的又一重要表现。我们也赞赏把框架文件与共同主席的要点文件一道延长到本届会议使用。

为了实现我们各国领导人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的明确愿景,我们重申,我们将继续与所有会员国和利益集团在一个开放、透明、有包容性和由会员国推动的进程中进行建设性接触,以期取得进展,最终使安全理事会更具广泛代表性、更民主、更有效和更透明,从而提高其决定的合法性。因此,主席先生,我们鼓励你作为这一进程的保证人,再次发挥斡旋作用,呼吁会员国以坦率和建设性的方式积极参与这一进程。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非洲将继续主张切实进行改革,使安全理事会更加切合现实,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和新出现的全球挑战,同时弘扬《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我们仍然愿意与所有会员国合作,争取对非洲共同立场的支持。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向你表示,阿拉伯集团支持你努力指导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的工作,特别是在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的框架内,这项工作对包括阿拉伯集团成员在内的所有会员国都特别重要。

我还要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阁下和丹麦常驻代表马丁·赫尔曼大使阁下担任本届会议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我祝他们一切顺利。我还要感谢阿勒萨尼大使和波兰前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阁下作为上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所做的努力。

鉴于冠状病毒病疫情造成困难的全球环境,以及各国、区域和国际正在努力从疫情及其对生活多个方面的影响中恢复,国际多边主义显然需要真正的全面的改革,包括《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和秘书长的《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A/75/982)中提到的联合国三个主要机构的改革,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对此我们会员国已承诺为讨论注入新的活力。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改革及其成员的公平代表性问题是联合国全面改革的主要支柱之一,这让我们更坚定地加强努力,以实现安理会这一根据《联合国宪章》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真正和全面改革。我们需要使安理会更有能力和更有效地在一个更具代表性、透明、公正和可信的框架内应对挑战。

在这方面,阿拉伯集团重申其观点,即根据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为谈判奠定了实际基础的第62/557号决定,大会框架内的政府间谈判是就扩大和改革安全理事会达成一致的唯论坛。阿拉伯集团还要强调,安理会改革的所有五类问题及其共同要素相互依存,处理这些问题时应保持它们的一致性,同时实现安理会的全面改革。

正如我们过去强调的那样,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立场是,要求在安理会今后任何扩容中拥有常任席位,并拥有该席位所

具有的一切法律权力。此外，公平代表性要求阿拉伯国家在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类别拥有适当比例的席位。

安理会改革问题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否决权。频繁任意使用否决权导致安全理事会决策进程的公信力遭削弱，有时导致其陷入瘫痪，从而使其无法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使用否决权的大多数情况、特别是过去30年，都是针对涉及阿拉伯地区的问题。

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所有地域和区域集团在扩大后的安理会成员组成中享有公平和比例相称的代表权。有鉴于此，我谨强调，由于阿拉伯集团的政治、文化和传统特点，它理应在扩大后的安理会享有独立的集团的代表席位。

阿拉伯集团代表着4亿多人民，由22个会员国组成，约占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12%。此外，安理会的大量工作及其议程上的许多议题都与阿拉伯区域有关。这要求阿拉伯国家在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享有分配公平和比例相称的代表席位，以确保在安理会工作中适当考虑阿拉伯的观点，并维护安理会行动的公信力及其决定的合法性。

关于改进和发展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和程序，我们认为，必须确保提高安理会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包括商定永久性的议事规则，以取代沿用数十年的暂行规则。另外还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适当考虑确保与安理会正在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国家能够参加相应会议。非公开会议和非正式磋商的次数应减至最低限度，以便使举行这些会议和磋商成为例外，而不是常规。我们还应确保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决议和声明应提供给当事国，并就影响当事国的事项征求其意见。

阿拉伯集团呼吁安全理事会各附属机构和委员会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提供有关其活动的充分信息。我们还强调，安理会必须恪守《宪章》规定的任务授权。

阿拉伯集团重申，它支持维护广大会员国的团结，反对强加任何未经会员国协商一致同意的步骤，由此削弱政府间谈判的公信力。我们应该避免仓促设定最后期限，因为这可能阻碍在改革进程中实现全面和真正的解决。在这方面，我要强调，在谈判进程框架内印发的任何文件都必须准确反映所有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阿拉伯集团的立场，以根据第62/557号决定，保证各会员国的立场和提议成为谈判的基础，并维护会员国主导政府间谈判进程的原则。

阿拉伯集团欢迎在往届会议期间在确定各国立场和提议的共同点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分歧方面取得进展。这些努力反映在各国和国家集团对五个关键分组的立场存在多个共同点。要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就必须在积极的氛围中继续开展讨论，目的是实现更大程度的意见趋同，并寻求共同立场，以便达成共识，制定一项在政治上得到尽可能广泛的接受并且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的解决方案。

最后，阿拉伯集团重申，它决心继续踊跃和积极地参与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并表示愿同所有其他谈判小组进行协商，以期本着透明和建设性的精神，实现安全理事会的真正和全面改革。

**萨洛瓦拉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开本次年度辩论。

我荣幸地代表北欧国家即丹麦、冰岛、挪威、瑞典和我国芬兰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们感谢波兰的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国的阿勒萨尼大使在困难的情况下指导了上届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我们在上届会议结束时重申了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第75/1号决议）中所作的承诺，即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期待在本届会议期间恢复政府间谈判，并履行这一承诺。我们欢迎政府间谈判进程的新共同主持人——卡塔尔和丹麦大使。



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我们面临众多复杂和跨领域的全球挑战,只有一个有效和加强的联合国才能应对这些挑战。这要求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能够适当应对当今的安全挑战。北欧国家寻求一个更透明、更有效、更负责、更具代表性的安理会,它能支持联合国对我们面临的复杂和跨领域问题采取连贯一致的对策,在其成员组成和工作方法中反映出今天和明天的全球现实。自上次于1965年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北欧国家支持平衡增加所有区域在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席位,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提供充分的代表性。我们还希望看到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为小国担任当选成员提供更好的机会。为确保安理会的代表性,并纠正非洲遭受的历史性不公正,至关重要的是确保非洲大陆在安理会占据应有的位置,增加非洲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我们还必须仔细考虑在审议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时使用否决权所产生的影响。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限制了安理会在关键问题上采取行动的能力。否决权的使用应该加以约束,并伴随更大的问责力度和透明度。特别是,在大规模暴行局势中使用否决权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北欧国家敦促所有会员国加入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安全理事会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采取行动的行为守则,以及由法国和墨西哥发起的关于在大规模暴行情况下暂停使用否决权的政治宣言。

经过几十年的辩论,现在我们集体采取紧急行动推进改革努力的时候了。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上届会议的进展和成果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继续再次呼吁进行更具实质性的讨论。我们认为,实质性讨论的最好方式是基于案文的谈判。北欧国家认为,这对于取得进展至关重要。

北欧国家随时准备参与建设性对话,并在确保安全理事会改革继续取得进展的共同道路上支持共同主席。我们将继续大声疾呼,支持改革后的安理会能够更好地承担责任,更能代表它所服务的世界——正如在《联合国宪章》中所反映的那样,一个现在和未来都植根于为“我联合国人民”造福的安理会。

**华莱士先生(牙买加)(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14个成员国作本次发言。

加共体欢迎召开本次重要的年度辩论会,也欢迎这让我们有机会继续参与处理长期悬而未决的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并概述我们对本届会议的期望。我们也要借此机会赞扬阿勒萨尼大使和弗罗内茨卡大使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指导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我们保证继续支持本届会议共同主持人阿勒萨尼大使和赫尔曼大使,并期待推进政府间谈判的工作。

加共体欢迎在上一轮政府间谈判中取得的进展,也欢迎发布共同主席关于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上的共识与分歧的要点文件,这为分析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上所持立场的主要共同点和分歧提供了更多资源。我们高兴地看到,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限制并没有阻止我们在政府间谈判中取得一些进展。

我们虽然仍远未实现改革后的安理会的主要目标,但确实希望在上届会议期间开展的工作将有助于推进这一进程。我们赞扬指引我们走到今天的建设性参与精神,并希望这种共同使命感将继续指导我们在今后几个月的审议工作。在此关头,加共体认为必须保持政府间谈判的连续性,并吁请各代表团再次承诺落实我们各国领导人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第75/1号决议)中发出的呼吁,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敦促有关各方在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集中精力弥合分歧,并取得更多具体和可付诸行动的成果。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项集体责任,需要联合国各会员国的参与。加共体认为,鉴于安全理事会目前的规模和结构,联合国现有成员在安理会没有得到公平代表,并再次呼吁早日改革安全理事会。我们认为,这应该通过扩大常任和非常任两类成员的数目加以实现;同时,我们继续倡导保障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的席位。

用秘书长的话说,COVID-19大流行给我们提供了为未来正确行事的真正机会。不做出共同努力,我们就不可能拥有想要的未来;我们若拒绝向更好的方向转变,就无法重建得更好。我们会员国有义务也有责任确保联合国胜任使命。我们全球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以及威胁和平与安全的新的和非常规问题的出现,要求我们拿出勇气和决心,摆脱破坏共识的僵化思维,集中我们的精力用于弥合分歧。

加共体准备与各会员国合作,为改革进程注入新的活力。主席先生,如你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开幕词中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见A/76/PV.3)。我们拥有建设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工具。因此,让我们坚定不移地努力确保我们的安全理事会更具代表性、更有效、更负责任,也能够更好地处理全球和平与安全方面新出现的优先事项。

**拉古塔哈里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召开今天的全体会议,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这一重要议题。我们欢迎你在开幕词中概述的愿景,并期待你在充满希望的主席任期内,在我们进入政府间谈判的第14个年头之际最终取得具体进展。

主席先生,我们也欢迎你提早任命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我们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阁下再次被任命为共同主

席,并对新任命的共同主席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阁下表示欢迎。他们可以放心,印度将全力支持他们领导下的这一重要进程。

我国代表团赞同日本常驻代表早些时候以四国集团的名义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69国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们也支持分别以非洲国家集团和加勒比共同体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我们听到各国领导人着重强调改革全球治理结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便使其胜任二十一世纪的需要。然而,该审议中的项目被列入大会议程以来的四十多年间,甚至在我们周遭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明显变化之时,反对改革者的反对意见仍然停留在过去。我们的无所作为并非没有代价。安全理事会正在应要求处理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然而,它无法有效地采取行动,因为它缺乏包容性,没有纳入理应享有代表权的成员,因而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

印度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上的实质性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印度赞成扩大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两类成员数目。这一立场显然得到大多数会员国的正式支持。增加常任理事国成员数目将确保目前在安理会没有代表权或者与其迄今的作用与贡献相比代表权不足的区域和成员得到更有力的代表,使其在决策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将确保安理会的决定体现广大成员的利益,从而得到更好的执行,由此提高安理会的合法性、效力和响应能力。印度也完全支持《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载的非洲共同立场。

主席先生,关于政府间谈判进程的前进方向,我们真心吁请你授权共同主席,以便最终促成一个正常的联合国进程。迄今为止,政府间谈判仅限于重复阐述已知的立场,没有做出任何缩小分歧的努力。这是联合国此类进程中唯一在多边环境下进行谈判却没有任何案文的进程。这虽然可能符合意欲阻碍进展者的意愿,却违背多边外交的基本原则。

我们愿意听取可作为我们讨论基础的建议。我们认为,在上届政府间谈判会议讨论结束时产生的最新要点文件可能是个合宜的开端。当然,这绝非一份完美无瑕的文件。它需要进一步加以精简,也必须增列各集团和会员国的特有立场。它也必须充分提及目前案文中缺失的《非洲共同立场》,包括《苏尔特宣言》。

我们寻求一种讨论方式,打破按群组轮流发言的做法,使每个利益攸关方都能为制订案文提供他们的立场和建议,经过每一轮讨论之后,修订后的案文将体现上述立场和建议。我们绝不认为仅仅拥有一份谈判文件就可以解决实质性立场上的分歧。但是另一个实情是,如果屏幕上没有这样一份案文来让我们的讨论聚焦于此,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展现灵活性,从而取得成果。

此外,进程必须真正具有包容性。印度一贯呼吁改进政府间谈判的工作方法,为此启用正式文件和记录。为了让较小的代表团能够有效参与这一进程,这一点尤为重要。

最后,主席先生,我们至为赞赏我们在你身上看到的主动性和个人担当,它们给了我们希望。主席先生,我们的集体努力仰赖你的成功。印度随时准备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有条不紊的全面改革进程这一共同目标。

**加福尔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第七十五届会议政府间谈判进程共同主席。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卡塔尔的阿利亚·阿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和丹麦的马丁·比勒·赫尔曼大使分别连任和就任第七十六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我祝愿他们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进程中取得圆满成功。

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一贯支持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为国际合作的核心,建立一个强大有效、有章可循的多边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安全理事会可以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关键作用。实际上,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寄予厚望,因为

它能否有效履行其特殊职责,对于联合国乃至更广大的联合国系统存在的意义和公信力有直接影响。在此情况下,安理会改革对于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能力和公信力也是必要之举。

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改革是一项正在开展的工作。然而,同样毫无疑问,改革进程很缓慢,就像陷入雪地的车辆,轮子转得飞快,但是车身在过去25年里没有寸进。去年,联合国庆祝它的七十五周年及其丰硕成果。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经过改革、重新焕发活力的联合国系统,它应当富有成效和效率并能应对时代挑战。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在发生全球危机时快速、果断采取行动的安全理事会。安理会若要保持公信力,若要让其决定继续拥有合法性,这一点至关重要。鉴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缺少进展,我重提我以前在这个讲台上提出的问题:政府间谈判进程是实施改革的手段,还是维持现状的手段?我认为,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能让政府间谈判进程得到认真对待,这一进程就必须取得某种进展。当然,如果政府间谈判进程不能取得进展,那么,现实情况是,它将失去公信力和合法性。这促使我们提出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取得某种进展并保持当前的政府间谈判进程模式更好,还是考虑其他选项或模式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取决于会员国。我国代表团的看法是,我们应当在政府间谈判进程中作出严肃认真、协调一致的努力,以取得某种有意义的成果,包括为此参与以案文为基础的谈判。

我今天的发言侧重于几个关键问题。第一,改革后的安理会构成必须体现当前现实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多样性。必须更有地域代表性和包容性,尤其是对代表席位不足的区域而言,例如非洲;以及对代表席位不足的群组而言,例如小国。安理会成员中的常任和非常任两类理事国都必须增加。然而,任何改革措施也必须给所有会员国带来更多机会,尤其不应当使小国受到损害或者被进一步边缘化。



第二, 常任理事会地位是一项伴有特殊责任的特权。常任理事国, 包括任何可能的非常任理事国, 都承担道义和政治义务, 即充分和负责任地履行其特殊责任, 以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加强多边体系。换言之, 我们对常任理事国和潜在非常任理事国寄予厚望, 期望它们发挥作用, 不仅处理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 也处理与全球治理和管理全球共同事务有关的问题, 例如气候变化问题。常任理事国不仅必须在处理全球问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还必须推动加强全球合作和建立全球共识, 包括在联合国这里。

第三, 我们必须加紧努力, 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 特别是在透明度、效率和与非理事国接触方面。对很多国家而言, 特别是对小国而言, 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根本上说, 是一个透明度和问责问题。在这方面, 新加坡欢迎安理会努力改进其工作方法, 并赞扬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所做的工作, 该工作组目前是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团非常干练的领导之下。我们期待充分落实507号主席的说明(S/2017/507) 并进一步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 除其它外, 这将为非常任理事国提供更多机会, 以便在安理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最后, 我要重申新加坡继续致力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新加坡愿向新任命的政府间谈判进程共同主席保证, 我们将全力支持与合作。我们期待在本届会议期间与所有代表团建设性合作, 推动政府间谈判进程取得进展。

**艾迪德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 首先, 我谨感谢前任共同主席在上届会议期间所做的工作。我还要祝贺马丁·比勒·赫尔曼大使被任命以及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连任第七十六届会议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

请允许我回顾我们各国领导人作出的以下承诺: 第一, 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中, 我们表示支持早日对安全理事会

进行改革; 第二, 在去年的《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第75/1号决议)中, 我们承诺为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

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远未就安全理事会的实质性改革达成一致。更令人不安的是,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一直在重复类似的立场, 并没有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在这方面, 马来西亚继续呼吁进行基于文本的谈判, 因为我们认为, 这是向改革进程注入新的活力的理想步骤。与此同时, 我们对探索有助于推进改革进程的其他可能模式持开放态度。

马来西亚对审议中的问题所持立场是一贯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具合法性、更具代表性、更民主、更负责、更透明的安理会。我们支持它在工作方法和扩大成员两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我们还支持在改革后的安理会中有公平、公正的区域代表性, 能够反映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关于否决权, 我国代表团继续主张废除否决权制度, 同时, 目前的否决权制度不应用于最严重的国际罪行, 如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与此同时, 我们重申我们的建议, 即如果只有一个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 则否决权无效。只有在得到至少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三个非常任理事国支持的情况下, 它才是有效的。然后, 大会应以简单多数支持该决定。

马来西亚对改革进程的态度一直是务实、客观的, 我们一贯主张包容、透明的改革进程--一个由会员国之间的协商和对话指导的进程。我们仍然相信, 改革后的安理会应得到会员国尽可能广泛的接受。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表现出开放、灵活和政治意愿, 为了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 努力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结论。

最后, 请允许我向大会保证, 马来西亚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

**Hanlummyuang夫人(泰国)(以英语发言):** 在这个艰难的时期, 国际合作是应对我们相互关联的世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唯一可持续、有效的途径。事实证明, 多边主义是实现我们和平与繁荣这

一共同目标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向我们所有人发出的适应和应对新的安全趋势的普遍呼吁基本上归结到其核心机关--安全理事会。改革安理会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是一项迫切需要的改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安理会将面临变得无关紧要的风险,并随后导致对多边主义失去信任。

泰国一贯主张改革,以提高效率、效益、问责制和透明度,因此希望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安理会今天承担的更加广泛职责需要更广泛、更平衡的区域和地域代表性。我们呼吁进行改革,以反映联合国会员国的多元化和不断变化的现实。泰国认为,每个区域的国家最了解如何根据本区域的情况解决各种局势问题,因此,泰国继续坚决支持增加安理会成员中的区域代表性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我们还注意到一些会员国呼吁各区域或次区域考虑自己在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中的代表性,并相信上述提议值得探讨。

第二,我们必须加快努力,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同时继续就结构改革进行讨论。我们认为,这些努力除其他外包括加强与非安理会成员的伙伴关系和对话,加强发展中国家和非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结构中的作用,这将有助于提高安理会的共同所有权和透明度。我们还认为,在向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提供实质性评估是有价值的,但这绝不应损害安理会的团结与和谐。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泰国认为,应该限制否决权的使用,而且在每一种情况下,使用否决权的理由都应该向联合国广大会员国解释,以便使安理会更贴近时代,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泰国进一步重申支持法国-墨西哥的建议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倡议,该倡议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使用否决权。

泰国将继续与各方建设性合作,推动安全理事会改革势头。我们认为,我们前几年对联合国作出的集体承诺表明了在这一拖延已久的进程中加快

具体行动所需的决心。泰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首先是建立一个有效、公平、负责任的安全理事会。

**马哈茂德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同早些时候塞拉利昂代表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和科威特代表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所作的发言。

我谨感谢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和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为指导上届会议期间政府间谈判工作所作的努力。我还要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和丹麦常驻代表获任本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我相信,共同主席将坚持公正原则,为全体会员国的利益而工作,无论其本国立场为何。

我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补充以下几点。

第一,在联合国成立逾75年后的今天,我们都意识到迫切需要改革多边体系,才能应对各种新的和现有的挑战。秘书长在其报告、即《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中强调我们多边体系存在弱点这一事实凸显了这一点。在这方面,埃及谨重申,安全理事会改革是国际体系发展的核心。如果不能对安理会进行真正的改革,国际治理的效果仍将是不充分和有限的,而扩容后的安理会建立共同责任意识的基础得到加强,这将确保增强团结和理解,进而提高反应速度,促进协作。

第二,埃及认为,只有通过协商一致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鉴于通过表决修改《联合国宪章》要面对的程序难题几乎不可克服,联合国会员国协商一致仍然是保证扩大后的安理会反映会员国观点并得到会员国广泛认可的主要手段。因此,我们谨强调第62/557号决定的首要地位和对第75/569号决定规定的五大类改革的承诺。我们必须努力找到一个得到尽可能广泛政治认可的解决办法。

第三,否决权仍然是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的基石。虽然《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会员国平等的原则,但五个国家垄断了否决权。如果不首先解决安理会工作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我们就不能

指望进行任何有效的安理会改革。这是《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规定的非洲共同立场的依据。该立场主要寻求为非洲提供两个拥有现有常任理事国所有权力和特权——包括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非洲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认为，满足这一要求是纠正非洲大陆一直以来所遭受的不公的唯一途径。

第四，我们继续关切地关注政府间谈判进程中最近出现的事态发展和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一现象在上届会议期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政府间谈判进程已从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有效的安理会变成争夺席位，改革进程的最终目标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们对第75/569号决定所述、振兴安全理事会改革讨论的承诺的理解是，这一进程应摒弃对立对抗，我们应本着谅解和协商一致的精神携手合作，把讨论重点放在五大类改革上，以便达成一个获得尽可能广泛政治认可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坚持认为，《埃祖尔韦尼共识》各个要点相互关联。

我们期望所有支持非洲共同立场的国家支持其所有要点，包括否决权。在此情况下，我们反对提议进行基于文本的谈判的举动，因为这可能导致在就如何最好地就改革的各项内容达成共识制定保障措施并确立明确构想之前削弱各方对非洲共同立场的一致看法。我谨强调，非洲首脑会议尚未指示我们进行基于文本的谈判。

最后，我谨重申，埃及致力于同所有会员国合作，以实现全面改革，从而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可信、公平的安全理事会——一个更有能力有效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安理会。

**埃斯皮诺萨·卡尼萨雷斯先生（厄瓜多尔）**

（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波兰的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里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在担任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安全理事会改革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期间发挥

领导作用。我还要借此机会赞扬卡塔尔和丹麦代表致力于继续促进这一非常重要的谈判进程。

在6月份上届会议政府间谈判结束时，我鼓励所有代表团在下届会议——即本届会议——上继续以建设性的方式讨论实质性问题（见A/75/PV.84）。为此，我们必须避免采取会加剧各代表团之间分歧的措施。我们必须继续支持《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及其落实。如果将大会主席口头决定草案的拟议修正案付诸表决，我们就会在一个实际上已达成共识的问题上——具体而言，就是在承诺为安理会改革进程注入新的活力一事上——使大会陷入分歧。

我谨再次强调，改革刻不容缓，但绝不能随意而为。因此，提出的建议不能只涉及某些代表团的愿望或利益。相反，它们必须是与我们能够实现的目标相称的现实的建议。我们将要进行的改革不应加剧，而应减少——最好是消除——各国之间的不平等。有鉴于此，厄瓜多尔将继续倡导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急需的改革，建立一个更民主、更广泛、更具代表性、更具参与性、更透明、更有效的安理会——一个符合当今世界和本组织会员国构成现实的安理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倡导现实、合理的建议。

厄瓜多尔将继续倡导安理会改革结束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区域——如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代表性不足的现象。改革应包括为各个跨区域发展中国家集团——如小岛屿国家集团——提供公平的代表性。改革还应包括建立可靠的协调、反馈以及向本组织会员国提供信息的机制。为了提高安理会透明度，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推动其工作方法真正与时俱进。我们必须优先安排安理会公开会议。我们寻求的改革必须消除安理会成员构成的等级性质，其中的否决权起着消极作用。安全理事会的特权是某些现实的产物，但也来自于不再反映任何现实的假想。



在我们2月16日的非正式会议上,我曾解释说,在组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拉加集团)的33个国家中,已经有国家竞选填补未来27年、即直到2048年这一期间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现在,仅9个月,又有国家竞选填补直到2054年、即联合国成立一百周年后再过9年这一期间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我们区域有至少五个国家提出竞选两个不同任期的理事国席位。其中有14项申请是在过去三年里提出的。这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它表明我们区域所有国家越来越希望为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努力作出贡献;第二,迟迟不改革安全理事会正在使本组织所有会员国无法更多地参与安理会的工作。

仅将我们区域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数目从目前的两个增加到四个,九年将足以让拉加集团所有竞选的国家担任一次安理会两年任期成员,并让至少三个国家在同一时期担任多达两次两年任期成员。我们将不必等到本组织成立一百年后方可再度担任安理会成员。因此,厄瓜多尔强调必须优先增加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数目。如果目前状况出现在55年前,在各种愿望庞杂且许多愿望彼此不同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今天就会仍然只有六个非常任理事国,1966年时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任何这种改革要想具有实质性和持久性,都必须是会员国广泛和切实投入的结果。这种改革不论结果如何,都将影响联合国系统,进而影响多边主义本身。为此,我们必须本着灵活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推进改革进程,避免任何对峙和对抗言论,才能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取得成果需要所有代表团,而不只是某些集团或特定国家展现灵活性。

取得成果还需要时间。因此,厄瓜多尔认为,应当为政府间谈判进程安排足够多的会议。这一进程应在本届会议期间尽早开始,并且不应在所有实质性问题还没讨论完,便因仅是人为设定的最后期限而告结束。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坚定支持并致力于推进这一进程。

**陈·巴尔韦德女士(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哥斯达黎加谨祝贺丹麦常驻代表马丁·赫尔曼大使和卡塔尔国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被任命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共同主持人。

哥斯达黎加赞同意大利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

虽然区域主义是多边主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但大会可能会惊讶地得知:在1990年之前,安全理事会决议中没有提到区域组织;关于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第一项决议,即第1631(2005)号决议,是在2005年10月17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用了本组织成立以来逾75年中的60年时间才通过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项决议。在详细审查安全理事会有关该问题的相关会议、首先是2003年4月11日墨西哥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召开的第一次高级别会议之后,当选成员发挥了无可辩驳的领导作用,努力寻求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

我们感谢墨西哥、罗马尼亚、希腊、南非、印度尼西亚、黎巴嫩、巴西、阿根廷、阿塞拜疆和立陶宛等国促进互补和协调的关系,利用各组织的比较优势,避免行动和努力重叠,从而建立敏捷、有效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当选理事国强调,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大声疾呼安全理事会改变思维方式,从被动反应转向预防行动,提高警惕,增强战略意识,更加积极主动,并采取有助于安理会变得更加民主、包容、透明以及能够接受其成员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问责的行动。

在1999-2000年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加拿大提议把保护平民作为一个新项目列入安理会议程。通过使保护平民成为安理会定期讨论的议题,加拿大帮助联合国把保护平民纳入其人道主义任务与维和任务,并要求作战人员遵守国际人道法。正是由于这些努力,保护平民问题现在频繁出现在

安理会议程上。同样,若无当选理事国的努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也不可能问世。这个问题是纳米比亚代表团于2000年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首次提出的。纳米比亚代表团同孟加拉国代表团、牙买加代表团和加拿大代表团一道,在确保第1325(2000)号决议获得通过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2010-2011年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巴西提出了“保护时的责任”概念,这个概念寻求改进在履行保护责任时可能采取胁迫性措施的决策过程。尽管保护时的责任理念并未促成决策进程的正式改变,但它确实促成对以下问题的辩论,即:安理会有必要向会员国保证,在履行保护责任时不会滥用任何集体安全机制。

当选理事国在改进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方面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方面一项特别有影响力的措施是2006年通过的现已成为安理会工作方法主要工具的第507号主席说明(S/2017/507)。第507号说明已被更新多次,最近一次是在日本于2017年担任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期间领导下进行的。当选成员无疑将继续倡导和提出安理会工作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措施。

安全理事会当选成员的工作非常出色。事实证明,它们发出的声音是创新、求知、积极、独立的。它们还表明,当选成员的类别并不阻止它们对安理会工作以及安理会消除国际和平与安全多重威胁的斗争发挥影响力。当选成员类别从来就不是一种障碍,而是会员国在重要谈判和决议上找到共识、以及确保安理会与其代表的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保持紧密联系的机会。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安全理事会得益于当选成员的创新举措和重大成就——其中许多成员被认为与小人国无异,包括我国哥斯达黎加——它们在安理会任职期间提供了政治势头和能量。增加当选成员数目将有利于安理会,并在多个问题上创造积极势头,特别是对受这些问题影响的人们有利。

因此,哥斯达黎加长期主张开展一场加强安理会的改革,安理会急需加强活力和效力。

事实是,安理会当前的组成既不公平也不公正,不符合联合国目前的组成。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增加非当选成员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带来更多问题。正是当选成员要求在全球危机发生之前采取行动,并认识到,安全理事会若只通过被动回应和应对,而不是预防,就将永远无法预判事件并用足够时间进行干预,以产生预防效果并进而挽救生命。改革安理会当选成员类别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瑟纳尔勒奥卢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们非常赞赏大会对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的承诺。我要感谢大会上届会议期间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波兰前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我还要强调,我们对阿勒萨尼大使获得连任和任命丹麦常驻代表马丁·赫尔曼大使指导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的政府间谈判充满信心。我们将全力支持和配合他们履行共同主席的重要职责。

土耳其赞同意大利常驻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所作发言。我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表以下意见。

最近的挑战突出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显然需要加强全球团结与合作。土耳其相信通过包容、有效的多边主义开展全球合作的内在价值。我们的努力当然应该从联合国开始——它是多边主义的化身和灵魂。我们现在正就本组织议程上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开始新一轮谈判。我们几乎都同意改革是必要的,时间是关键所在。我们需要纠正当前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这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提醒我们,我们负有道德上的义务,在我们各项工作中倡导平等和问责。无法否认的是,安理会的责任和绩效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安理会的合法性是由我们服务的人民决定的,我们绝不能失去公众的信任。

我必须再次强调,改革应该有前瞻性,旨在为了改进而变革。改革必须应对缺陷,而不是强化原先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却期待有不同的结果。听了今天这里各位同事的发言,我认为大多数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否决权问题是问题的核心。在一个已经存在缺陷的系统中增加成员数目,对此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想知道,这样做有何附加价值?土耳其的原则性做法依据的是,必须开展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更有效、更透明、更负责的有意义的改革。

我们支持增加当选成员的席位和所有会员国在安理会获得代表权的机会。会员国无论大小、无论发达与否,都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在安理会任职。否决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遗留物,最好应该废除。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限制在安理会使用反对票的倡议。我还要强调,在安理会引入更多这样的权力无助于共同利益。相反,这将导致功能失效加重、问责减少。我们相信区域集团应得到更公平的代表席位,包括可增加一些较弱势群体的机会。当然,更新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和促进它与大会的关系同样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了多边体系的日常动态。

安全理事会改革是一个对会员国国家利益和联合国工作有着广泛影响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方法必须全面、包容各方、旨在达成共识。大会立足于平等的理念——发言权和选票的平等。因此,只为少数国家服务的改革不能强加给全体会员国。我们需要专注于共同利益,而不是强迫成员国适应狭隘的国家利益。坦诚地说,坚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数目是改革进程缺乏进展的主要原因。

土耳其坚信由会员国在政府间谈判中推动改革进程的好处。我们坚信对话的力量,反对任何程序捷径和非协商一致做法。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建设性地为共同利益作出共同努力。一个直接影响到我们当前所服务的人民和后世生活的问题需要我们本着妥协精神,通过协商一致的进程共同努力。

**谢里夫女士(马尔代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开这次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这一紧迫问题的辩论会。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并欢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即连任共同主席的卡塔尔国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和新任共同主席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大使。我向他们保证,我们将全力支持他们努力指导我们实现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这一共同和必要目标。我还要感谢波兰共和国前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她与阿勒萨尼大使一道,指导了我们在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的政府间谈判工作。

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应体现联合国会员国的多样性,安理会是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构,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在确定安理会当前的组成时,今天的许多会员国还不是独立国家。今天的安全挑战也比那个时代的挑战复杂和多样得多。同时,当今的挑战范围更广,需要多个利益攸关方加大合作和参与以解决这些挑战,因此,这要求安理会反映各类观点,以确保其反应迅速,有效应对当代最紧迫挑战。

主席先生,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马尔代夫总统易卜拉欣·穆罕默德·萨利赫先生强调了你担任本届会议主席期间的主题——“充满希望的主席任期”,并表示联合国带来了解决困扰我们全球社会的各种问题的最大希望(见A/76/PV.3)。我们必须努力为谈判注入新的活力,并尽快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取得具体进展,以确保联合国不辜负这一希望。

马尔代夫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我们相信一个成员构成体现公平地域分配的安理会,一个决定和决策过程更加民主,考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意见的安理会。为了实现《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所要求的公平地域分配,我们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席位数目。



安全理事会的任何扩大都应包括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它们正面临独特和紧迫的安全挑战。担任安理会成员次数偏少的国家如果当选，可以为安理会的工作带来新的视角。自安理会成立以来，很少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获得过席位。过去的选举清楚表明，资源较少的小国在竞争席位时处于不公平的劣势。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增加代表性是不够的。这一进程要求进一步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包括更加民主和透明的选举进程。

必须进行改革，才能确保安全理事会能够得心应手地应对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这些非传统挑战威胁若干国家的生存，安理会应审议这些国家的安全优先事项，它们也理应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的一部分。安理会还必须与大会及其他相关联合国机构建立有效的机构工作安排，以确保决策过程具有包容性，并确保安理会能够有效应对这些以及其他新出现的安全挑战。

过去70年中，其他主要国际机构已经采取措施进行变革和调整。这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确保存在价值所必需的。完全没有理由将安全理事会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特别是考虑到它是联合国系统中权力最大的机构。早就应该使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职责，即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行事。

让我们加倍努力，使安全理事会胜任21世纪的使命。让我们从空谈转向切实行动，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有代表性、负责任、民主、透明和有效的机构。

**罗斯科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与其他人一道祝贺阿勒萨尼大使和赫尔曼大使被任命为安全理事会改革政府间谈判共同协调人。我们感谢他们承担这一重要责任，并期待与他们合作，支持和振兴这一进程。

今天，我谨重申联合王国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坚定承诺。自安理会1946年成立和最近一次于

1965年扩大以来，世界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变化。安理会也必须改变，才能更好地反映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世界，更好地应对我们面临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我们的立场众所周知，没有改变。联合王国支持适度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两个类别。我们支持为印度、德国、日本和巴西设立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并支持在安理会为非洲设立常任席位。我们还支持适度扩大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使安理会成员总数达到25个左右。我们认为，这些变革将创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安全理事会，它能够利用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视角和专长，更好地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改革模式将可保持安理会灵活和果断应对全球威胁的能力。

关于否决权问题，联合王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一领域的分歧不应妨碍在可能进行改革的其他领域取得进展。联合王国自1989年以来就没有行使过否决权。我们支持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继续承诺永远不对关于及时采取果断行动预防或制止大规模暴行的可信决议草案投否决票。我们鼓励所有国家，包括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与我们一道努力。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将简单谈谈本届会议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我们仍然充分致力于政府间谈判进程，认为这是会员国推进安全理事会改革讨论的宝贵机制。我们将充分参与即将举行的讨论。然而，正如我们多年来多次阐明的那样，对于因实质性成果方面缺乏进展而表示关切和沮丧的会员国，我们仍然予以体谅。我们呼吁启动基于文本的谈判，以期在设定的时限内取得具体成果。我们对加快推进这一进程的所有想法仍持开放态度，其中包括将政府间谈判正式化和记录在案。

我们期待今年努力履行我们为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注入新的活力这一集体承诺。

**戈麦斯·罗夫莱多·贝杜斯科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赞同意大利代表以“团

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并要以本国名义作如下补充。

今天的辩论涉及联合国议程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第75/1号决议）中所作的承诺。墨西哥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来自其《宪法》所载的外交政策的规范性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下看法所依据的各国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

第一，1945年，联合国的51个创始会员国被迫同意，鉴于设想创立联合国时的政治形势，在这个以国家间法律平等原则为基石的组织中，五个会员国将被赋予享有各种特殊权利的地位。但是，这绝不是未来的准则。顺便提一下，1963年进行的唯一一次安全理事会改革导致当选成员数目从6个增加到10个，这是因为需要确保在非殖民化和新成员加入本组织后增强安理会的代表性。

第二，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任何改革都理应造就一个更好的安理会，而不是一个与我们今天的这个类似但成员更多的安理会。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改革若是寻求确保联合国唯一的超国家机构——其决定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具有约束力且该机构代表它们行事——以更高效、更透明和更可问责的方式行事，才会对所有人都有意义。

第三，任何此类改革都必须包括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理会的决定是否得到大会的支持，因而具有执行这些决定所需的合法性。例如，根据人们所说的“阿里亚办法”就未列入安理会议程的事项举行辩论，是委内瑞拉提出的一项倡议的结果，已证明其有效性。简而言之，安理会工作方法如此重要，以至于自2006年以来，安理会当选成员一直在推动制定最佳做法，并将其编纂成一份协议汇编。该汇编以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的形式获得通过，又称“第507号说明”或“绿皮书”。如哥斯达黎加代表准确地指出的那样，绿皮书的最新版本是在今年1月公布的。

第四，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是如此的重要，墨西哥正是本着这一思路，与法国一道推动一项倡议，旨在确保安全理事会常任成员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不使用否决权，以免妨碍安理会在这种情况下的行动。106个国家加入了这一倡议，该倡议不需要对《联合国宪章》进行任何改革，但有助于确保安理会全面履行《宪章》所赋予的首要责任。换言之，我们正在倡导将常任成员从“绝对君主”变成“立宪君主”。

第五，安理会改革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加强问责，以增强其行动效力与合法性。墨西哥坚持认为，这一改革不应只聚焦于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可能很重要，但它实际上会掩盖本组织面临的真正挑战和困境。没有一个机构仅靠增加其成员数量就能改善其表现，并全面承担起自身职责。如果是这样的话，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在短短几年内从38个增加到65个，从逻辑上讲，它将更有能力履行其职责。事实绝非如此。三十多年来，围绕安理会当前成员构成缺乏代表性的争论占据了各国的全部注意力，这导致人们认为增加安理会常任成员数目将自动加强集体安全体系。墨西哥认为，这个想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缺乏依据。问责的依据要简单的多，即接受监督和服从多数票的义务，任何民主国家都是如此。

第六，如果提案仅寻求增加非常任成员席位，但它们可以享有更长的任期和立即再次当选的机会，条件是区域集团保留其核心作用，以确保每个区域的公平代表性，墨西哥愿给予支持。我们不应忘记，渴望成为安理会常任成员的四个国家最终可能频频当选为非常任成员，因此，它们不能说它们被剥夺了为安理会工作做贡献的机会——事实恰恰相反。

第七，墨西哥认为，每次增加安理会当选成员时，都应采用一般性标准。任何潜在的候选国都必须满足这些标准，才能担任安理会当选成员。此类标准可以包括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成为裁军和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以及成为人权和国际人

道法条约的缔约国等。鉴于竞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席位的国家必须提交一份承诺和贡献清单才可能当选,为什么在期望成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尤其是任期更长且有可能立即再次当选的成员时,要求竟然有所不同?成为安全理事会当选成员意味着承担重大责任,除其他外,需要投入巨大的政治、财政和人力资源。不过,这首先是为整个国际社会服务,而远不止是谋求特权地位。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应能够盼望做到这一点。

第八,墨西哥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的经历,包括我们目前的任期,让我们毫不怀疑,所有当选成员都本着真正的使命感履行职责,为安理会的工作服务,并且毫无例外地为此作出重大贡献。在此,对于尊敬的哥斯达黎加同事的观点,我必须表示不敢苟同:世上没有小人国;所有国家都很重要,都应能够为维护和平做出贡献。

第九,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最终会在我们共同的大家庭内造成更大的分裂,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在各区域内引发后果无法估量的竞争。盼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真的相信,如果扩大常任理事国类别获得批准,它们将是仅有的候选国吗?这还会产生另一个不良效果:许多从未担任过安全理事会当选成员的国家——超过本组织成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将被进一步边缘化,有朝一日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将会更加渺茫。

第十,简言之,我们希望进行的改革将使安全理事会能够适应这个必然不断演变的世界中持续出现的变化。我们为什么要固守一个现实呢?其实,随着各国人民和个人的进步,这个现实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化。就连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今天的情况也不再与1945年的情况相同。它们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因此,今天竞选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明天可能不再具有这种地位所要求的资质。

墨西哥赞成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注入新的活力。有些问题能让联合国会员国团结起来,并使它们展望未来,而不是纠缠于过去,让我

们努力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希望开展有利于所有国家而不只是少数几个国家的改革,是建立包容性而不是排斥性集体安全体系的改革,是不造成进一步分裂和敌对的改革,是最终促成各国人民更加亲如兄弟的改革。

我们欢迎任命卡塔尔常驻代表和丹麦常驻代表为政府间谈判新的共同主持人。我们相信,他们将干练地指导我们的工作,缩小我们各自立场之间的差距。他们可以指望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

**凯利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讨论一个存在已久、对本组织的工作和长期相关性至关重要的问题——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首先,我谨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和丹麦常驻代表被任命为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在本届会议期间,爱尔兰致力于支持他们并同他们合作。

联合国和多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大大小小的国家都给予平等的保护、尊重和保障的一系列法律和机构。这一系统必须努力促进在共同框架内应对共同挑战,实现互惠。过去11个月来,爱尔兰一直担任安全理事会当选成员。这是一项责任,也是一项特权。我们一直寻求代表大会及其各种会员国的更广泛看法。这一经历向我们显示,当选成员能够取得特别的进展。只有确保进一步改革安全理事会,才能加强这些进展。

对于爱尔兰以及今天在本大会堂出席会议的许多其他国家来说,根本问题很清楚:安全理事会不再充分反映联合国的组成和我们周围世界的现实。这一不可接受的状况持续得越久,对安理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及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独一无二和至关重要作用的威胁就越大。

我愿谈三点,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就此取得特别进展。

第一,我要强调,非洲国家代表权不足这一历史不公特别引人瞩目。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



让非洲在安理会决策中拥有公平和均衡的发言权。非洲国家正确地指出，它们缺乏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证明分配不公平和不公正。我们还必须确保最弱势者的声音被听到。这意味着，例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必须能够在安理会发挥某种作用，这种作用应反映它们所面临局势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第二，我们必须注重为政府间谈判进程注入新的活力，以推进早该进行的改革。在我们看来，只有当我们开始进行基于文本的实质性谈判时，这种进展才会出现。这一方法屡试不爽。如果怀有诚意并灵活行事，我们就能实现这一势在必行、早该进行并获得可能最广泛的支持的改革。应由我们联合国会员国来决定这一改革将是什么样的改革。僵硬地固守立场20年或更久并未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呼吁所有支持改革的国家考虑怎样才能实现这种变革。就我们而言，我们愿意支持任何能够获得足够共识的改革模式。

第三，我们必须侧重于能够立即取得进展的领域，并注意到现有的特别途径，以加强安理会的问责制和透明度，特别是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以及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把安理会与真个联合国系统联系起来。在继续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爱尔兰将尽全力推进这一特定层面的改革。

**阿克兰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一个更具代表性、更加民主、更加透明、更加有效和更能接受问责的安全理事会，是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多重挑战所必不可少的。巴基斯坦欢迎大会恢复对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的审议。

我们赞同意大利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感谢上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波兰的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的阿勒亚·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以及主席先生你的前任沃尔坎·博兹克尔阁下，感谢他们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政府间谈判进程中取得了重要进展。我们欢迎再次任命卡塔尔的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以及任命丹麦的马丁·

赫尔曼大使为本届会议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我们重申，期望共同主席在处理政府间谈判进程时表现出完全的公正性，无论其本国立场如何。

上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提交的要点文件反映了去年在扩大趋同领域和减少分歧领域方面取得的进展。有证据表明出现了新的意见趋同，特别是需要增加安全理事会当选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尤其是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还有代表团呼吁提高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并加强安理会与大会的关系。正如要点文件所承认的那样，政府间谈判进程是“进行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合法和最合适平台”，只有确保安理会代表所有会员国，无论是小、中还是大国的利益，才能实现全面改革。正如大会一再申明的那样，安理会的任何改革必须基于大会全体成员尽可能广泛的一致意见。

然而，尽管去年政府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会员国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关于成员类别，必须回顾，讨论涉及各种类别，包括两年期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较长期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可连选连任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代表区域或单个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拥有否决权、没有否决权和推迟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安全理事会未来成员中常任和非常任类别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关于否决权也有各种提议，包括禁止否决权、限制否决权、暂停否决权以及将其扩展到新的常任理事国。在席位公平分配方面也提出了不同的做法，例如非洲和团结谋共识集团所建议的通过采用区域代表来确保公平，或者四国集团所建议的加强单个国家的代表性。

我们希望政府间谈判进程今年将继续努力扩大趋同领域。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就是一个可以随时扩大共识的领域。我们还需要在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减少立场分歧。只有消除这些关键分歧，并且在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问题的主要内容——五大类问题——上达成广泛一致时，谈判进程才有条件朝着案文审议的方向迈进。任何人为加速

谈判进程的仓促行动，例如提交一份谈判案文，都可能破坏整个谈判进程。我们从过去两次类似的仓促行动导致进程脱轨的经历中可以认识到这一点。

与往年一样，政府间谈判应单独举行会议，专门逐一审议五大类问题，并继续扩大趋同领域，减少分歧。政府间谈判进程中的程序性变动必须按照大会各项决定的规定，通过所有会员国尽可能广泛的一致意见来做出。然而，我们不赞成将政府间谈判进程转变为公开活动。就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达成尽可能广泛一致所需的妥协不能以公开的形式进行谈判。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过去经验可以证明这种推理。

团结谋共识集团仍然认为，它提出的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的提议为妥协和共识提供了最佳基础，这是一项利于所有人的改革。我们的提议设想将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增加到26个，即增加11个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安全理事会经常未能有效应对冲突以及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其根本原因是常任理事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采取果断行动。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问题本身不可能成为解决办法。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将增加安理会陷入瘫痪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增加11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将增强所有会员国席位公平分配的前景，这也是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关键目标。然而，如果按照一些代表团的提议，在一个由26个成员组成的安理会中包括6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这将减少联合国其余182个会员国获得代表席位的可能性。就席位公平分配而言，一个由11个常任理事国和15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的安理会将几乎达到一个常任理事国对应一个非常任理事国的比例，这将比目前一个常任理事国对应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比例更加糟糕。新增6个国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剩下的182个国家将不得不为新设立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而竞争。这种改革完全不符合大会促进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任务。

团结谋共识集团建议只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由大会定期选举，这也更加民主，更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即：安全理事会代表大会全体成员行事。

我们深知并支持《非洲共同立场》所反映的非洲寻求纠正所遭受的历史性不公的正当诉求。我们也深知阿拉伯国家集团、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特别是伊斯兰国家遭受的类似不公正。伊斯兰合作组织是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组织，其57个成员国已经在首脑级会议上宣布，它们必须在安全理事会任何扩大的成员类别中得到公平的席位分配。我们必须敏感地顾及所有这些群体的关切和利益。

我们认为，“团结谋共识”集团关于区域代表权的提议可以用于纠正这些历史不公，具体来说，或许可以减少已经在安理会当前组成中有三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区域的常任理事国数目，而不是在该集团再增加一个常任理事国。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按照安全理事会任何改革的要求，以公平和不妨碍通过《联合国宪章》修正案的方式，重新分配区域代表权。

“团结谋共识”集团仍然坚决反对使个别会员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提议。没有理由在联合国内建立新的特权中心，这将违背联合国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正当地主张长期拥有这种高人一等的的不平等地位。任何寻求更频繁地参与安全理事会的国家都应该通过接受大会定期选举的民主进程来实现目标。

“团结谋共识”集团仍然愿意参与坦诚、详细的讨论，探讨如何在公平和全面的安理会改革中满足所有会员国的愿望，包括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集团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阿拉伯集团、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愿望。我们相信，“团结谋共识”的提议可以作为安理会包容各方的公平改革的框架。我们致力于通过协商一致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实现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唯一途径。

**张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

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象征，承载着世界人民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后，对和平发展的殷切期望和不懈追求。面对百年变局和全球疫情，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联合国，需要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作出更大努力。

安理会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需要通过全面改革，提高效率和效应，更好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一个高效运作，更具代表性，充分体现民主、公平的安理会，是会员国的共同期待。同时，安理会改革事关重大，关乎战争与和平，关乎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我们需要从以往安理会改革谈判进程中汲取经验，切实从全体会员国共同利益出发，确保改革进程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确保改革让所有国家受益，确保改革的结果体现公平正义。

过去一年，在第75届联大主席博兹科尔阁下的有力领导下，在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机制共同主席、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尔萨尼大使和波兰前常驻代表维罗涅卡大使的出色主持下，会员国在政府间谈判轨道，就安理会改革问题坦诚深入讨论，增进了对彼此立场和重大关切的了解，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会员国在安理会改革五大类问题上的立场差距也有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中方感谢卡塔尔和波兰前常驻代表所作的努力，对她们引导会员国相互倾听彼此的关切，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为保持政府间谈判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所作出的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和感谢。

中方希望本届联大立足于上届联大的工作成果，继续就安理会改革问题进行坦诚对话和深入交流。联大主席已经任命了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尔萨尼大使、丹麦常驻代表赫尔曼大使担任谈判机制共同主席，我们愿与共同主席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合作，也希望共同主席公正客观履职，根据联大第62/557

号决定授权开展工作，确保政府间谈判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我想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我们要确保各国共享改革的成果。联合国属于193个会员国，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均应从安理会改革中受益。改革不能只满足少数国家的私利。目前安理会组成南北失衡，改革应纠正发达国家代表性过剩的问题，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纠正非洲遭受的历史不公，让更多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阿拉伯地区、小岛屿国家和中、小国家有机会进入安理会并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我们要增进会员国团结与信任。安理会改革涉及各国的重大关切，需要充分沟通，尊重各方的意见和关切。任何改革方案都不能以牺牲会员国团结为代价。少数国家企图强行推动各方尚存巨大分歧的改革方案，只会加剧分歧对立，引发对抗，损害会员国互信、团结和合作气氛，也无助于维护改革势头和业已取得的成果。

第三，我们要努力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共识。安理会改革涉及的五大类问题紧密关联，必须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寻求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必须强调，各种改革思路和主张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要相互包容，通过对话协商，寻求最广泛的共识。片面强调自身利益，甚至采取胁迫手段，必将遭到会员国的共同反对。

关于新一轮政府间谈判，中方有三点主张：一是坚持政府间谈判的主渠道地位。政府间谈判是会员国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受到会员国的广泛支持。我们支持谈判聚焦安理会改革实质问题，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试图在政府间谈判轨道外“另起炉灶”的作法是行不通的，也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

二是坚持会员国主导原则。政府间谈判的目标是扩大会员国对安理会改革总体方向和基本原则的共识，谈判安排应坚持会员国主导原则，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协商确定，谈判会议数量应



服务于讨论的实效，会议形式应有助于各方坦诚对话，深入交流互动。

三是坚持耐心民主协商。当前各方对安理会改革总体方向和基本原则仍缺乏共识，存在重大分歧。仓促拼凑谈判文件，启动具体案文谈判，只会加剧会员国分裂对抗，损害改革的势头，中方对此表示反对。要求政府间谈判适用联大议事规则，形成正式会议记录，进行网络直播，这与联大非正式会议的性质不符，也违背联大62/557号决定，也将限制各方在讨论中展示灵活态度的空间。

安理会改革是一个不断积累共识的过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建设性参与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确保安理会有效履职，取得最广泛支持的改革思路，推动改革朝着符合会员国共同利益和联合国长远发展的方向迈进。

**金星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的工作，并愿就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发表意见。

第一，安全理事会应该停止其两面派做法，成为一个真正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可信和负责任的机关。安全理事会——其主要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比其他任何联合国机关都更严格地坚持公正和客观的原则。然而，它成了一个大搞两面派的地方。今年，安理会拿我国正当合法的自卫措施大做文章，而对美国及其追随者不计后果的军备集结和核扩散视而不见。这本身生动地证明，安理会并不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而是沦为了少数特权国家利益服务的政治工具。国际社会应该坚决反对那些试图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滥用安全理事会谋取政治和军事利益的国家的高压手段，不再允许两面派做法。

第二，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基础应当是确保不结盟国家运动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享有充分代表权这一原则。今天，发展中国家占联合国会员国的绝对

多数，但它们在安全理事会没有得到充分代表。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安理会拥有更多席位，使国际社会得到公平代表。由于会员国的意见大相径庭，很难就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目达成一致，因此现阶段最合理的选择是扩大非常任理事国类别，应该很容易就这一点达成一致。

第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谨重申，不应允许日本这个犯下最严重战争罪的国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是犯下战争罪的国家，上个世纪入侵了包括朝鲜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并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不幸和痛苦。仅在朝鲜，日本就犯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严重危害人类罪行，包括强行征召和绑架840万人，屠杀100万人，以及对20万人实施性奴役，供日本皇军使用。然而，日本从未想过为其过去的罪行进行真诚道歉或赔偿。相反，它美化其侵略历史，同时公开表达恢复其军国主义的野心，并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另一场战争。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希望在主要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担任常任理事国，这是对联合国的嘲弄和侮辱。

第四，安理会改革必须在协商一致的原则下进行，举行尽可能多的谈判，因为这种改革会影响每个会员国的利益。一些国家自私地追求自身利益，试图就安理会改革问题仓促达成协议，这将导致会员国之间的不信任和不和加剧，破坏谈判的可信度。所有会员国都应真诚和耐心地参与政府间谈判，以实现国际正义，并改革安全理事会，使其成为符合当代要求的负责任的机关。

最后，我国代表团谨表示，我们期望关于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可以提供一个重要机会，为在未来的谈判进程中取得切实成果奠定基础。

**小科斯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欢迎任命卡塔尔的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和丹麦的马丁·赫尔曼大使为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的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我们对他们的技能充

满信心，并保证为确保其工作成效做出贡献。主席先生，我也要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使我们能够评估最近的工作，并讨论如何推进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谈判。

巴西赞同先前日本常驻代表以四国集团名义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代表以L.69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补充谈几点。

我们在大会讨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问题已有40多年。尽管联合国会员国压倒性地支持改革进程，但我们仍然是画地为牢，而这些条条框框都是我们自己设定的。任何谈判进程都会出现的情况是，各方对于改革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存在不同的看法。然而，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所制定的进程使得弥合这些分歧几乎不可能。更糟糕的是，随着时间流逝，安理会代表性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对其合法性和有效性造成有害后果。若不及时处理安理会改革问题，有可能产生深远后果，可能会对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及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形成制约。

在这方面，意大利常驻代表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的发言中强调，安理会改革必须“符合所有成员的集体利益”。我并不经常同意我们“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同事的观点，但就这一点而言，我完全赞同。然而，我认为，衡量改革是否符合这一目标只有一个标准。改革必须产生一个有效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任务的安理会。《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安全理事会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事。会员国向安理会授权必须符合两个标准：第一，广大会员国必须感到它们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当中都有自己的代表；第二，这两类成员都必须反映广大会员国的观点和利益。否则将导致无法满足所有成员的集体利益。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大会上届会议期间，我们看到了安全理事会改革方面的一些积极进展。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在关于安理会改

革的讨论中注入新的活力，这应该为我们提供政治能量来改革政府间谈判，特别是关于安理会工作方法的谈判。尽管会员国的实质性观点大相径庭，但我们都知道，讨论受到了进程自身缺陷的负面影响，它就不是为了开展有效谈判而设计的。在政府间谈判进程创立13年后，可以肯定地说，它作为一个谈判平台已证明是无效的。真正的谈判还未开始，我们的讨论已经成为“西西弗斯式”任务，令人只能年复一年地重复众所周知的立场。

今天早上，我走进联合国总部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抗议者堵住了车辆入口，高喊“不要再废话了”。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成果，还是政府间谈判。

为安理会改革讨论注入新活力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是，我们需要考虑可以采取哪些手段，使政府间谈判进程有望完成其任务。所有多边谈判的惯例表明，政府间谈判早该开始基于文本的讨论。列有观点归属情况的单一合并案文是鼓励参与的关键，将是一种互谅互让的做法，最终可能达成一致措辞。此外，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把本组织为促进谈判而提供的工具，如保存记录、适用大会议事规则和网播从政府间谈判那里拿走。弥合不同的观点和视角是联合国存在的理由。我们认为，政府间谈判不存在任何特殊情形，不允许我们按照大会标准开展正常的联合国进程来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

巴西相信，共同主席将指导会员国，使政府间谈判进程最终履行其最初的任务授权。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政府间谈判进程的合法性会因只是将其工作延期到大会下一届会议，而不适当思考所取得的进展而进一步受损。就我们而言，我们随时愿意将程式化的讨论变成充满活力的辩论，并在必要时突破协商一致的误区。主席先生，我们希望在你的领导下，我们能够结束一轮又一轮的重复。请放心，我们随时准备全力支持你和共同主席的这一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本次会议关于本项目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在审议议程项目117分项目（a）至（e）之后，我们将于明天下午3时在大会堂听取其余发言者的发言。

下午1时05分散会。